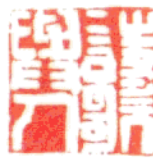


诗刊

最受读者喜欢的10位女诗人

SHIGE  YUREN

黄礼孩 江涛 主编

2004·10 总第8期



《女人》组诗选 5

预 感

穿黑裙的女人黄昏而来
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
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鱼都会死去
而每条路正在穿越飞鸟的痕迹

貌似尸体的山峦被黑暗拖曳
附近灌木的心跳隐约可闻
那些巨大的鸟从空中向我俯视
带着人类的眼神

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
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
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
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

婴儿般直率，我的指纹
已没有更多的悲哀可提供
脚步正在变老的声音
梦显得若有所知，从自己的眼睛里
我看到了忘记开花的时辰
给黄昏施加压力

鲜苔含在口中，他们所恳求的意义
把微笑会心地折入怀中
夜晚似有似无地痉挛，像一声咳嗽
憋在喉咙，我已离开这个死洞

母 亲

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
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

我的心只像你，你是我的母亲，我甚至是你的血液，
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

你使我醒来，听到这世界的声音，
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

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多年来
我已记不得今夜的哭声

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
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

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
在你怀抱之中，我曾露出谜底似的笑容

有谁知道，你让我以童贞方式领悟一切
但我却无动于衷，我把这世界当作处女

难道我对着你发出的爽朗的笑声
没有燃烧起足够的夏季吗？没有？

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太阳的光线
悲哀地笼罩着我，当你俯身世界时

目 录

5 翟永明

- 23 谁是翟永明? / 唐晓渡
- 34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 / 周瓛
- 46 黑色的精灵在歌唱 / 罗振亚

59 王小妮

- 76 水晶的诗光 / 杨远宏
- 84 在转弯里滑翔的，是一只鸟的细目光
/ 陈仲义
- 94 “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 / 王光明
- 98 一个人怎样飞起来 / 徐敬亚
- 108 母性的光泽 / 梦亦非
- 111 我看见…… / 向卫国

125 舒婷

- 139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 荣光启
- 151 挽歌低吟：作别五月的双桅船
/ 罗振亚 王雪红
- 160 舒婷：“丛林莽原都在他羽翼的阴影
下” / 张清华

169 尹丽川

- 178 精神即骨头，什么是肉 / 朵渔
- 180 我和小尹不得不说的故事 / 沈浩波

189 蓝蓝

- 197 宁静的源泉 / 耿占春
- 204 居住在生活和艺术之间 / 杨吉哲
- 207 “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 / 张闳
- 209 鞠躬的姿势 / 敬文东
- 211 蓝蓝的诗歌：田野、童心或生活给予的
一切 / 刘翔
- 217 “写给世界的一封情书” / 王晓渔

227 郑敏

- 247 沉重的抒情诗 / 也斯
- 250 “金黄的稻束”与“人类的思想者”
/ 刘燕
- 255 关于郑敏 / 孙瑞珍

目 录

267 鲁西西

- 280 “简约”的艺术/佚名
- 282 信仰之光在漫过/梦亦非
- 285 鲁西西小记/雷平阳
- 286 现代语境下的后现代情怀/李鲁平

299 陆忆敏

- 307 陆忆敏的诗歌/崔卫平

325 宇 向

- 335 自然的或写作的平衡术/杨勇
- 344 打开一扇窗以便看到流动的风景/朵渔
- 346 如果你再坏一点/安歌
- 349 宇向：理所当然/马知遥
- 352 部分诗人、编辑的短评

357 海 男

- 396 最荒凉的不是荒原而是舌头/李森
- 403 海男的诗：语词的欢乐/张晓红
- 409 海男：著盐水中/胡彦

附 录

417 江 涛

- 417 黑暗中的歌者
- 423 木棉集

几点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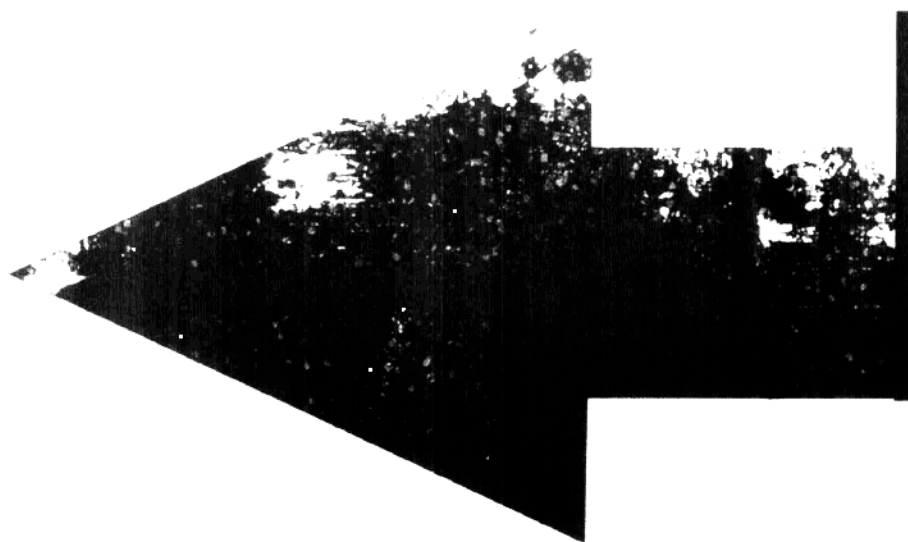
1、2003年9月份,《诗歌与人》就“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当下所有进行诗歌创作的女性。总共1200份调查表分别发给了诗歌读者、诗人、作家、评论家、编辑、大学生等不同类型的人。另外,还委托扬子鄂诗歌网站做了调查。总收回(包括扬子鄂网站)有效票826份。这次调查涉及的女诗人有212位,最后按回收的票数的多少选出“最受读者喜欢的10位女诗人”。她们分别是:翟永明、王小妮、舒婷、尹丽川、蓝蓝、郑敏、鲁西西、陆忆敏、宇向、海男。当然,还有许多女诗人都受到读者的喜欢,票数靠前的有:靳晓静、赵丽华、李轻松、李南、安琪、唐亚平、娜夜、代薇、沈娟蕾、周瓚等人。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我国诗坛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女诗人,本期“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只是一家民间诗刊在一定范围内所做的读者调查,不代表任何人、任何单位的意见。

2、本书之所以隔一年之后才出版,是因为请诗评家给诗人写评论太难了。写评论文章要阅读大量的资料,要腾出大量的时间,又没有报酬,是一件苦差事。尽管如此,在为时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还是有很多热心的批评家为10位女诗人写出了评论文章,为以后研究中国女性诗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3、诗人陆忆敏似乎已淡出诗坛,但在这次调查中,读者没有忘记她。为了要到她的照片,我们多次打电话到上海,都被她婉言谢绝,说照片就免了。

4、《诗歌与人》的协作者、诗人江涛一直以来对女性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本期诗刊之后附录了她的评论及诗歌,谨做为一种友情客串。

I106.2
HLH
2004.10



翟永明

第三代女诗人 ◆ 毕业于
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
1980年开始写作 ■ 1986年出
版第一本诗集《女人》 ◆ 现
居成都 ▲ 写作兼经营“白
夜”酒吧 ●





《女人》组诗选 5

预 感

穿黑裙的女人黄昏而来
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
我突然想起这个季节鱼都会死去
而每条路正在穿越飞鸟的痕迹

貌似尸体的山峦被黑暗拖曳
附近灌木的心跳隐约可闻
那些巨大的鸟从空中向我俯视
带着人类的眼神

在一种秘而不宣的野蛮空气中
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
我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平静
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

婴儿般直率，我的指纹
已没有更多的悲哀可提供
脚步正在变老的声音
梦显得若有所知，从自己的眼睛里
我看到了忘记开花的时辰
给黄昏施加压力

藓苔含在口中，他们所恳求的意义
把微笑会心地折入怀中
夜晚似有似无地痉挛，像一声咳嗽
憋在喉咙，我已离开这个死洞

母 亲

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
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

我的心只像你，你是我的母亲，我甚至是你的血液，
在黎明流出的血泊中使你惊讶地看到你自己

你使我醒来，听到这世界的声音，
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

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多年来
我已记不得今夜的哭声

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
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

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
在你怀抱之中，我曾露出谜底似的笑容

有谁知道，你让我以童贞方式领悟一切
但我却无动于衷，我把这世界当作处女

难道我对着你发出的爽朗的笑声
没有燃烧起足够的夏季吗？没有？

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太阳的光线
悲哀地笼罩着我，当你俯身世界时

是否知道你遗落了什么？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
让我亲眼看着自己被碾碎

呵，母亲，当我终于变得沉默，你是否为之欣喜？
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著痕迹地爱你

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份，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
痛苦地望着你，活着为了活着，我自取灭亡

以对抗亘古以久的爱，一块石头被抛弃，
直到像骨髓一样风干，这世界有了孤儿
使一切祝福暴露无遗，然而谁最清楚
凡在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

独 白

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
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
三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
并强化了我的身体

我是软得像水的白色羽毛体
你把我捧在手上，我就容纳这个世界
穿着肉体凡胎，在阳光下
我是如此炫目，使你难以置信

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
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
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
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
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

当你走时，我的痛苦
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
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
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
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

⇒ 6

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

一片呼救声，灵魂也能伸出手？
大海作为我的血液就能把我
高举到落日脚下，有谁记得我？
但我所记得的，绝不仅仅是一生

生 命

你要尽量保持平静，窗户落下
一阵呕吐似的情节
把它的弧形光悬在空中
而我一无所求

身体波澜般起伏
仿佛抵抗整个世界的侵入
把它交给你
这样富有危机的生命、不肯放松的生命
对每天的屠杀视而不见
可怕地从哪一颗星球移来？

液体在陆地放纵，不肯消失
什么样的气流吸进了天空？
这样膨胀的礼物，这么小的宇宙
驻扎着阴沉的力量

一切正在消失，一切透明
但我最秘密的血液被公开
是谁威胁我？
比黑夜更有力地总结人们
在我身体内隐藏着的永恒之物？

热烘烘的夜飞翔着泪珠
毫无人性的器皿使空气变冷
死亡盖着我
死亡也经不起贯穿一切的疼痛
但也不要打搅那张毫无生气的脸

又害怕，又着迷，而房间正在变黑
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
橙红灯在头顶向我凝视
它正在凝视这世上最恐怖的内容

结 束

完成之后又怎样？在那白昼
我把幼儿举到空中，又回到
最初的中心点，像一株树
血从地下涌来使我升高
现在我睁开崭新的眼睛
并对天长叹：完成之后又怎样？

看呵，不要转过你们的脸
七天成为一个星期跟随我
无数次成功的梦在我四周
贮满新的梦，于是一个不可理解的
苦难渐露端倪，并被重新
写进天空：完成之后又怎样？

永无休止，其回音像一条先见的路
所有的力量射入致命的脚踵，在那里
我不再知道：完成之后又怎样？
但空气中有另一种声音明白无误
理所当然这仅仅是最后的问题
却无人回答：完成之后又怎样？

我不再关心我的隐秘，这胎儿
更加透明像十月的哀号
永远期待结束但你们隐忍不语
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
整个冬天我都在小声地问，并莫测地
微笑，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

1984 年于成都

静安庄

第一月

仿佛早已存在，仿佛已经就序
我走来，声音概不由己
它把我安顿在朝南的厢房

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
到处都有脸型相像的小径
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
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
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嗥叫
又听见敏感的夜抖动不已

极小的草垛散布肃穆
脆弱惟一的云像孤独的野兽
蹑足走来，含有坏天气的味道
如同与我相逢成为值得理解的内心

鱼竿在水面滑动，忽明忽灭的油灯
热烈沙哑的狗吠使人默想
昨天巨大的风声似乎了解一切
不要容纳黑树
每个角落布置一次杀机
忍受布满人体的时刻
现在我可以无拘无束地成为月光

已婚夫妇梦中听见卯时雨水的声音
黑驴们靠着石磨商量明天
那里，阴阳混合的土地
对所有年月了如指掌

我听见公鸡打鸣
又听见轱辘打水的声音

第二月

从早到午，走遍整个村庄
我的脚听从地下的声音
让我到达沉默的深度

无论走到哪家门前，总有人站着
端着饭碗，有人摇着空空的摇篮
走过一堵又一堵墙，我的脚不着地
荒屋在那里穷凶极恶，积着薄薄红土
是什么挡住我如此温情的视线？
在蚂蚁的必死之路
脸上盖着树叶的人走来
向日葵被割掉头颅。粗糙糜烂的脖子
伸在天空下如同一排谎言
蓑衣装扮成神，夜里将作恶多端

寒食节出现的呼喊
村里人因抚慰死者而自我节制
我寻找，总带着未遂的笑容
内心伤口与他们的肉眼连成一线
怎样才能进入静安庄？
尽管每天都有溺婴尸体和服毒的新娘

他们回来了，花朵列成纵队反抗
分娩的声音突然提高
感觉落日从里面崩溃
我在想：怎样才能进入
这时鸦雀无声的村庄

第六月

夜里月黑风高，男孩子们练习杀人
粗野的麦田潜伏某种欲念
我闻到整个村庄的醉意

有半年光景我仰面看它
直到畸形的身躯变成无垠
它旋转犹如门轴生了锈
人们酗酒作乐，无人注意我
但我从一堆又一堆垃圾中
听到它的回声来自地心

满身尘埃的人用手触摸
黑檀木桌的神秘裂纹
想起盛朝年间的传说
今晚将有月蚀
妻子在木盆里净身
眼中充满盲目的恐惧

天空抽搐着，对我讳莫如深
祖先土葬的坟地
从墙缝处裂开无数失神的眼睛
翌晨，掘墓者发现
诸侯的床已被白蚁充满
我，我们偶然的形体
在黑暗中如何，在白昼也同样干枯
1985年于成都

你为谁祭奠（选自组诗《称之为一切》）

我的祖母 我曾是受虐待的儿童
内脏被伤害 反复无常
眼里装满担惊受怕的天真
我想起你的慈容
那时我多么瘦小
穿着母亲的宽大衣衫
父亲在窗外翻土 保持衰亡的颜色

我是被害者的继承人
饥荒年代 当我夹着食品走过
他们嚼着观音土

安宁 没有墓碑
 他们的嘴整夜蠕动
 那些眼睛 灵魂的裂缝
 追随我 直到我的骨头在寒风中竖起

另一些东西毁坏我 我的祖母
 死亡的断片恐吓我
 细小的生命彻底变成白色
 在它生机勃勃的攀登中
 无声者早已忘记恸哭
 我多次把手伸进体内
 摸到它早已枯死的部分

那时我多么弱小 步行走过苜蓿空地
 发现动物被杀 生灵被鲜血碾过
 直送到我面前
 他们土色的脸上有饥饿的痕迹
 用舌头舔净地上的盐粒
 人已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的哥哥在暮色中痛哭
 被谁抢走食物？

那些肉体横卧在放学途中
 死亡掠过我的脸清晰地进入梦
 令人生畏 它不会错过一个女孩
 几只狗苦思冥想 闻出我的气味

星期六下午 站在育婴室高处，
 我看见白色柩车开进家园
 丧事承办人把厚颜无耻的黑色高举
 又注视这最后的居所
 我想起你的慈容 祖母！
 你的手在每天夜里升起
 抚摸我的头部
 发出空洞洞的声音

一切现已崩溃
 这些颓败的家族 连同我的时代
 在暮色中恸哭

1988年于成都

☼ 咖啡馆之歌

I 下午

忧郁 缠绵的咖啡馆
 在第五大道
 转角的街头路灯下
 小小的铁门

依窗而坐
 慢慢啜饮秃头老板的黑咖啡
 “多少人走过
 上班、回家、不被人留意”

我们在讨论乏味的爱情
 “昨天 我愿
 回到昨天”
 一支怀旧的歌曲飘来飘去

咖啡和真理在他喉中堆积
 顾不上清理
 舌头变换
 晦涩的词藻在房间来回滚动

像进攻的命令
 越滚越大的许多男人的名字
 像骇人的课堂上的刻板公式
 令我生畏

他侧耳交颈俯身于她
 谈着伟大的冒险和奥秘的事物

“哭者逊于笑者……
我们继续行动……”

接着是沉默
接着是又一对夫妇入座
他们来自外州 习惯萎靡不振的
田园生活
“本可成为
一流角色 如今只是
好色之徒的他毛发渐疏”
我低头啜饮咖啡

酒精和变换的交谈者
消磨无精打采的下午
我一再思索
哪些问题？

你还在谈着你那天堂般的社区
你的儿女
高尚的职业
以及你那纯正的当地口音

暮色摇曳 烛光撩人
收音机播出吵死人的音乐：
“外乡人……
外乡人……”

2 晚 上

烛光摇曳
金属壳喇叭在舞厅两边
聒噪 好像乐池鼓出来的
两块颧骨

雪白的纯黑的晚礼服……
邻座的美女摄人心魄

如雨秋波
洒向他情爱交织的注视

没人注意到一张临时餐桌
三男两女
幽灵般镇定
讨论着自己的区域性问题

我在追忆
北极圈里的中国餐馆
有人插话：“我的妻子在念
国际金融”

出没于各色清洁之躯中的
严肃话题
如变质啤酒
泛起心酸的、失望的颜色

“上哪儿找
一张固定的床？”
带着所有虚无的思考
他严峻的脸落在黑暗的深处

我在细数
满手老茧的掌中纹路带来
预先的幸福
“这是我们共同的症候。”

品尝一杯神秘配制的甜酒
与你共舞
我的身体
展开那将要凋谢的花朵

自言自语：
“拿走吧！”
快拿走世上的一切！

像死亡 拿得多么干净。”

3 凌 晨

因此男人
用他老一套的赌金在赌
妙龄少女的
新鲜嘴唇 这世界已不再新

凌晨三点
窃贼在自由地行动
邻座的美女已站起身说：
“餐馆打烊”

他站起身
猛扑上去把一切结束
收音机里
还在播放吵死人的音乐

玻璃的表面
制止了我们徒劳的争执
那个妻子
穿着像奶油般动人细腻

我在追忆
七二年的一家破烂旅馆
我站在绣满中国瓢虫的旧窗帘下
抹上口红

不久我们走出人类的大门
天堂在沉睡
我已习惯
与某些人一同步入地狱

“情网恢恢
穿过晚年还能看到什么？”

用光了的愛
在节日里如货轮般浮来浮去

一点点老去
几个朋友
住在偏僻闲散的小乡镇
他们惯于呼我的小名

发动引擎
一伙人比死亡还着急
我在追忆
西北偏北一个破旧的国家

雨在下，你私下对我说：
“去我家？
还是回你家？”
汽车穿过曼哈顿城。

1993 年于成都

❁ 玩 偶

当我厌倦了黑夜
常常从梦里坐起 开口说话
小小的玩偶闪着褐光
我说话 带着一种不真切的口吻
我说着一直想说的胡言乱语

像静物 也像黑暗中的灯泡
面目丑陋的玩偶不慌不忙
无法识别它内心的狂野
当我拧亮台灯 梦在纸上燃烧
我的梦多么心酸 思念我儿时的玩伴
躺在我手上，一针又一针
我缝着它的面孔和笑容

梦见未来的一夜 它开口说话
来到我的床边
白色的床分开阴阳两界
白色蚊帐 是这玩偶的衣裳

这玩偶的眼睛
比万物安宁
这玩偶的梦
飘向我的世界
我的梦多么心酸
夜夜见你站在床前
你的手像一把剪刀
时时要把我伤害？

1988 年

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

1

“请把手放下”，盲人俯身
推拿腰部，也像推拿石头
生活的腰多么空虚
引起疼痛
盲人一天又一天推拿按摩
推拿比石头还硬的腰部

2

“注意气候，气候改变一切，”
梅花针执在盲人之手
我尽力晃动头部：“这是什么？”

生命，是易碎的事物
还是骨头，骨节，骨密度
梅花针扎在我的头部

3

“请敲脊椎第一节，那里疼痛”
盲人的手按下旋律的白键
“这声音怎么这样凄凉？”

我知道疼痛的原因
是生命的本质，与推拿无关
但推拿已进入和谐的境界

盲人一天又一天敲打
分享我骨头里的节奏

4

“转过身去，调匀呼吸”
盲人的手按下旋律的黑键
暴风雨般的即兴弹奏

他空洞的眼里无怨无欲
甚至他的呼吸也极度平静
他的两手推拿世间的问题

盲人有盲人的方式，他思索
下手的轻重缓急
与我们的方向一致

5

“请注意骶骨的变化”，他说
他的手指熟知全世界的穴位
他的手掌兼修中西两种功力

当他使劲，十根指头落下
贯注全身一股深邃力量知道
一种痛苦已被摧毁

另一种痛苦来自肺腑
来自白色孢子的适当切入
以及我那怯懦的心跳

6

盲人一天又一天摸索
熟悉的事物，渐渐地
渐渐地达到澄明的高度

从一块坚硬的石头，或者
在空气中飞舞的跳动的尘埃

一男一女，两个盲人
看不见变易中的生死
看得见生死中的各种变易

7

一次，他拿出两个罐子
其中一个空的，另一个也空
一滴水就从身体里慢慢溢出

但是他看不见，现在他抽掉
里面的空气，点燃酒精棉
他想要得到什么？

除了腰椎的十四个关节
还有骨头深处的阵阵寒意……

8

响了一夜的孤寂之声
“现在好了，寒气已经散尽”
他收起罐子，万物皆有神力

那铿锵的滴水的音律
我知道和所有的骨头有关

一天又一天雨下个不停
盲人按摩师的手抓住的
是不是那石头般的内心恐惧？

9

“这里怎样？这里应该是
感官的触动，这条肌肉
和骨头之间有一种痛

能触动你的神经，压迫
你的手臂，毁灭你的黑夜

不要让风穿过你的身体
不要让恐惧改变你。”

10

如果能把痛楚化成
有形的东西，类似
抓住一把盐，洒在地上

类似端走一盆清水
从皮肤里，类似
擦掉苹果上的污迹

类似手指按下琴键
随即又轻轻地移开

11

手指间的舞蹈，很轻
指力却浑厚，生命中的
强弱之音此时都在